

## 三彩风·专栏

【建微知著】



■ 孙建邦

50后,洛阳市文联副调研员,洛阳市作协副主席。从写杂文开始,渐向小说、纪实文学扩展。自诩为《西游记》《金瓶梅》研究者。

在《西游记》中,佛、道两大教派,东土大唐、西方诸国高层人物中,观世音菩萨应是唯一的优秀臣属形象。

如来镇压孙悟空五百年后的一天,分析天下形势后问:“去东土寻一个善信……到我处取真经……谁肯去走一遭来?”观世音应声而出,要求前往,如来欣喜并予以嘉勉。

观世音谨遵上司指令,东行途中见沙僧,会八戒,劝孙悟空。当年孙悟空大闹天宫时,观世音深知其神通。孙悟空情愿皈依,

## 优秀臣属观世音

观世音“满心欢喜”。接着,她到长安城化装查访,见了当年由她引渡到东土投胎的金蝉子,便设法把袈裟、锡杖送给唐王再转给唐僧。唐僧讲佛法,她又化作疥癩游僧启示西天有大乘佛法,可超亡者升天、度难人脱苦、修无量之身。她又借机到唐太宗面前鼓吹,博得好感,后则“飞上高台,遂踏祥云,直至九霄,现出救苦原身。”唐王及众文武和僧民道俗一齐拜祷:“好菩萨!好菩萨!”“喜得那唐太宗,忘了江山;爱的那文武官,失却朝礼。”观世音怕唐王愚迷,又丢下筒贴:“礼上大唐君,西方有妙文……若有肯去者,求正果金身。”终于使大唐皇上隆重地把唐僧送上取经路。

深知唐僧肉胎凡骨、志大力弱的观世音,密切注意着唐僧的一举一动。孙悟空加盟不久,师徒不和,内部生变,观世音及时给孙悟空戴上紧箍并努力说服其保唐僧西行。接着,她到玉帝处说情,救下白龙马入伍当脚力,又帮孙悟空收服熊黑怪。猪八戒入伍,战沙僧不下,观世音又派徒弟到流沙河,唤出沙僧拜唐僧为师。至此,观世音算是帮助唐僧组建了一支精干的取经队伍,真是滴水不漏、用心良苦,把唐僧

“扶上马送一程”。

观世音深刻领会佛祖的指示精神,那就是既要让唐僧不断受苦受难,又要保证他的安全。因此,观世音以其无穷法力与谨小慎微,时刻关注着唐僧率领的取经队伍的进程。路遇妖魔不能伏,她有求必应,采取断然措施,相机而行,恰到好处为唐僧西行消除障碍;进程顺利时,她及时设置魔障,有时还充当角色,让唐僧等经受考验;她求得道家支援,动员佛家力量,组成以四值功曹、五方揭谛、六丁六甲、一十八位护教伽蓝为主体的秘密联合安全保卫队伍,全天候暗中保护唐僧,终于使唐僧历十四年共五千零四十八天,行十万八千里路,经过八十一难,取回经卷五千零四十八卷。可以说,唐僧取经成功,靠的是佛祖如来的战略部署和观世音菩萨的具体组织实施。

如来对这次全胜的佛教东输战役有功者进行加升封职,封唐僧、孙悟空为名佛,职位超过了观世音;封猪八戒、沙僧为菩萨,虽列位观世音之后,但处于同一级别。观世音对此什么话也没有说。这个角色实在是臣属者的榜样。

【信马由缰】



■ 马继远

70后,洛阳土生土长,现在深圳谋职,闲时鼓捣散文,常被误认为老年作者。

## 深圳的秋天

这是秋天吗?

这个时节,从北方初到深圳的人,大概都会有这样的疑惑。

这怪不得他们,要怪就怪深圳的秋天太“迷”人。在这里,放眼望去尽是层层叠叠的绿,实在没有多少秋天的迹象。榕树、香樟树、芒果树、荔枝树……都绿得没有顾忌和疏漏,你想在其中寻一片梧桐落叶,向它打探秋天的消息,显然不可能。

绿色之中,红、白、黄、紫颜色的花儿在不知疲倦地开放。紫荆花高挂在树上,扶桑花在细枝上摇曳,三角梅的火红和黄槐花的金黄有点儿耀眼……还有绿树丛中未见其树、已闻其香的桂花树,隐藏着似乎比秋天还深。

这些绿树艳花,已把不明真相的人迷得眼花缭乱。22℃以上,不时还要跳过30℃的气温,又会让人感觉彻底失灵。从北面来的人,身体的御寒机制已经“启动”,这时到深圳,就会觉得热。偶有一阵清风掠过,他们感到的只是惬意,哪里还会想到秋寒呢?

没有秋风萧瑟、落叶纷飞,没有秋雨绵绵、红藕香残,深圳的秋天简洁、明快,不拖泥带水,不藕断丝连。在这里,伤秋、悲秋之类的情绪实在难以产生,你总不能对着一大片火红的三角梅黯然伤怀吧?这倒也好,人们省却了触景生情、念旧悲秋的烦恼。

秋可以不伤,故土也可以不念,日子却要一天天地过。从夏到秋,一个季节的来临,怎会了无痕迹?在这个季节更替不是很明显的城市,身在其中,稍稍留心,也能感受到季节悄悄地在改变。去年秋季,我从洛阳来到深圳,被它的秋天迷惑了。今年在这里从夏走到秋,秋天的影子就渐渐清晰了。

某个早晨,我被凉意冻醒,想着该换厚一点儿的毯子、撤掉凉席了,突然意识到,原来已经是深秋季节了。再想想,空调和电扇早已不用了,窗外大树上黎明就开始的蝉叫声也好久没听见了。近来空气也有些干燥,已好长时间没下雨了……

我从衣柜里翻出长袖衣服穿上,上街后才发现,原来穿长袖衫和长裤的人已经非常多。太阳也不那么火辣,可以在太阳下散步而不觉热了。清洁工的扫帚推送着的落叶,也似乎增多了。哪里的树木不落叶呢?可以不是秋天的落叶,但总有新陈代谢的叶子吧!然后就发现,这里其实是看不到梧桐树的。那么明年秋天,就别期待“梧桐一叶”来报告秋天的消息了。

深圳的秋总是静悄悄的,它不在梧桐一叶,也不在白露为霜,只在人的心中轻轻掠过。躺在草坪上,看着天空闲云悠悠,我想,以后的秋天,我会悲秋伤怀吗?这个说不准,估计总也难免。伤怀也不算坏东西,起码它厚重、有内涵,那就随意吧。

【凌秀生活】



■ 梁凌

喜读书,爱思考,相信美好。一边煮饭,一边阅读,偶尔作文养心,出版有散文随笔集《一个人的行走》《心有琼花开》等。

萝卜的滋味很特别,甜夹辣还泛着苦。

老家有个笑话,说兄弟俩进城舍不得吃,最后买了个萝卜。哥吃白头,弟吃青头,弟辣得流泪,哥安慰道:“兄弟,哭啥?不就一萝卜嘛,别舍不得!”

穷苦岁月,这笑话不算夸张。我先生说,他小时候,邻居家怀孕的妯娌俩吃萝卜解馋,被婆婆撞见了,婆婆在院里跳着小脚骂:“就那俩萝卜,快被你俩拱完了!”她用了个“拱”字,暗喻俩媳妇是拱地的

## 清白萝卜

猪。可见,穷人家的萝卜也很金贵,没节制地吃就是糟蹋东西。

我幼年时,萝卜虽不稀罕,却也是当家菜。每年秋天,萝卜一收,山里的舅舅就来了,赶着驴车,一趟趟往他家拉萝卜。

我家后院也早挖好了萝卜窖。父母站在齐腰深的窖里摆萝卜,一个挨一个,一层压一层,最后埋上土,并插上玉米秆,老家人管这叫“窖萝卜”。有一次父亲洗澡回来,抱怨池子里人太多:“像窖萝卜一样。”这比喻多形象!

家里有一窖萝卜,我们过冬心里就踏实。下雪天,握着竹篮拎着铲,扒开一层层冻土挖萝卜,有探宝之乐。

我上中学时住校,周末回家,一进门就闻到香气——母亲特意为我做了“牛骨头炖萝卜”。拍落一身雪花,一碗热汤下肚,瞬间就浑身冒汗。

有年秋天,我和先生去一朋友家,他老婆是上海人,做了萝卜烧肉,萝卜和五花肉都被切成了大方块,上糖色在锅里炖,端上桌油光红亮,有品相,味厚而不腻,很好吃。

山东盛产一种水萝卜,当水果、凉拌都不错。将萝卜切成细丝,放红椒丝、蒜丝,用烧热的花椒油泼,再放些白醋、白糖、细盐,撒点几香菜,红、绿、白三色相衬,

如皑皑白雪配怡红快绿,一派初春色,味道好得没法说。

秋季萝卜赛人参,秋天的萝卜营养多、水分大,可做鲫鱼萝卜丝汤。煎鲫鱼,注滚水,放姜丝,大火滚汤色奶白,转文火慢慢炖,最后放入细萝卜丝。鱼鲜,萝卜丝甜,两相渗透,鲜香鲜香的,是“梁氏极品养生汤”。

萝卜最奢华的吃法是“牡丹燕菜”(洛阳人都知道),最布衣的做法是腌萝卜干。

我在武汉上学时,每天早上一碗白米粥,一碟辣萝卜,一白一红,一淡一咸。有嗜辣的同学,用开水冲辣萝卜,连水带菜下肚,吃得津津有味。嚼得菜根,百事可为,我时常怀念那段日子,就像弘一法师所说:“咸有咸滋味,淡有淡滋味。”

画家也偏爱画萝卜。张大千画有萝卜白菜图,题了石涛的诗:“冷澹生涯本业儒,家贫休厌食无鱼。菜根切莫多油煮,留点青灯教子书。”

齐白石也画萝卜。别人跟他学,却总画不出气韵。齐白石说:“通身无蔬笋气,但苦于欲似余,何能到?”一身浊气,画岂能雅?

我若是画家,也会画水墨萝卜,题曰:世事沧桑看菜菔,一头青来一头白,清清白白。

菜菔是萝卜的私塾名。